

目 录

- 一、少年坎坷…………… (2)
- 二、举兵反晋…………… (6)
- 三、投靠刘渊…………… (10)
- 四、转战南北…………… (17)
- 五、建基襄国…………… (25)
- 六、计袭王浚…………… (34)
- 七、击走刘琨…………… (41)
- 八、夺取平阴…………… (45)
- 九、南和祖逖…………… (48)
- 十、统一北方…………… (51)
- 十一、结束语…………… (63)
- 附录：《石勒生平大事年表》…………… (70)
- 《主要参考书目》…………… (73)

石勒，字世龙，初名匄，东晋十六国时期后赵的开国皇帝、军事家。他生于西晋武帝泰始十年（274年），家居上党郡武乡县（今山西榆社西北）。年轻时惨遭磨难，后来在纷乱中参与起兵反晋，前后20余年，转战南北，逐鹿中原。虽不识文字，却机敏过人，深谙韬略，具有非凡的军事、政治才能。在十六国的少数民族领袖中，是一个颇有作为的军事统帅。

一、少年坎坷

从汉、魏以来，我国西境和北境的少数民族开始不断内迁。到了西晋末年，这些少数民族，主要是匈奴、羯、氐、羌、鲜卑（史称五胡），就已散居中原各地，与汉人杂居着。石勒，是个羯人，史书又说他是入塞匈奴十九种中羌渠种的后裔。羯人高鼻深目多须，崇奉袄教（也叫拜火教），和匈奴显然不是同一部族。后人认为《魏书》中有者舌国，《隋书》有石国，都在柘折城，即当今的塔什干。石勒的祖先很可能就是石国人，移居中原后，遂以石为姓。石勒的祖父是耶奕于，父亲叫周曷朱（又名乞翼加），都是部落小头目，母亲为王氏。可算是一个小贵族家庭。

石勒在14岁时，曾跟着同部落的人到洛阳（今洛阳东北）贩卖货物，逐渐开阔了眼界。有一次，他在洛阳的上东门斜靠着墙，旁若无人地引吭高歌，不料惊动了当时西晋的士族官僚王衍。王衍感到十分诧异。由于西晋统治集团素来仇恨少数民族，认为他们是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，因而环顾左右说：“小小胡雏，便有这般长啸，将来必有

异图，为天下患，不如早除为是。”马上派人前往收捕，无奈石勒已先机逃归，无从追获。石勒回本县后，相继在商人郭敬、地主宁驱家作田客。由于他们经常额外送些钱物给石勒，勒很感恩戴德，耕作特别卖力。

石勒长大以后，强健有胆力，雄武好骑射，时常代替他父亲管理部落的内部事务。由于他个性不像他父亲那么粗暴，因此本部落羯人喜欢和他亲近，颇受他们的信赖。周围邻里父老都认为石勒“志度非常”，将来必成大器。他父亲见此情形，也就索性把部落的事交给他管，这无疑是给石勒增强组织领导才能提供了很好的机会。

晋惠帝太安年间（302~303年），并州（今山西一带）大饥荒，石勒和本族人离乡背井，出外逃生。混了一段日子后，穷极无法，又从雁门（今山西回代县西南）返回依靠宁驱。当时并州刺史属下的北泽都尉刘监想将石勒抓去转卖为奴，宁驱把石勒隐藏起来，才躲过此难。石勒出外求食，路上遇到郭敬，就向他哭拜，诉说自己饥寒没有出路。郭敬十分同情石勒，当即送给他一些衣服和食物。石勒对郭敬说：“现在羯人饥饿极了，可以诱骗他们去冀州（今河北南部）求食。到了那里，把他们出卖，你得身价钱，羯人得活命，双方都有益处。”石勒想牺牲别人，自己分些利益，固然是阴险的想法，

但也说明当时羯人实在是穷苦到了极点。郭敬很同意他的计谋。

没想到并州刺史、东嬴公司马腾接受建威将军阎粹的建议，正在大规模地派兵把上党的胡人抓起来，掠卖到太行山以东，以解决军队的粮饷。司马腾派部将郭阳、张隆押解这群胡人，为了防止他们逃跑，两个两个地连锁在一起。石勒当时年已20余，也被抓在其中。郭阳是郭敬的堂兄，郭敬托郭阳及其子郭时沿途对石勒多加照顾。石勒才免遭虐待，遇到饥饿和疾病也能得到及时接济。后来，石勒被卖给往平县（今山东茌平西南）地主师欢，作为他家的耕奴。师欢看见石勒身体魁伟，气度不凡，怕时间久了，他鼓动家中众耕奴反抗，就把他放免为田客。

师欢家的邻近有一个牧苑（即牧马场），该苑的牧帅（负责牧马场的官员）是魏郡人汲桑，与师欢过往甚密。石勒因为会相马，不久也就和汲桑交上了朋友，甚为投契。永兴元年（304年），他被晋军游骑抓走，后来侥幸得以逃脱。由于生活走投无路，石勒得到汲桑的支持，结集王阳、夔安、支雄、冀保、吴豫、刘膺、桃豹、逯明等8人落草为盗，后来又得郭敖等10人加入，号称“十八骑”。他们乘苑马远掠，往来于赤龙、驥驥诸苑之间，并将掠得的财物分送一些给汲桑。汉族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残酷奴役和剥削，使内迁各少数民族对西

晋王朝“怨恨之气，毒于骨髓”，使石勒受到了生活的磨练，也养成了强烈的破坏性和报复性。

二、举兵反晋

咸宁六年（280年），晋武帝司马炎出兵灭了东吴，重新统一中国。但好景不长，才过10年，司马炎就去世了。其子司马衷继帝位，史称晋惠帝，是个白痴。这样糊涂的皇帝，自然无法掌管好朝政。西晋大臣、文学家潘尼曾在一首《迎大驾》的诗中写道：“狐狸夹两轡，豺狼当路立。翔凤婴笼槛，骐驎见维繫。”诗题说明他参加了永兴三年（306年）迎晋惠帝从长安东返洛阳这次“迎大驾”的活动。诗中这两句指出了当时是“狐狸”、“豺狼”把持了朝政，而“翔凤”、“骐驎”这一类的良臣却被牢笼和绳索所束缚，不为朝廷所重用，导致国是日非。因而大乱就从宫廷政变演变为皇族争夺政权的斗争，逐渐酿成了长达16年之久的“八王之乱”。造成胡、汉互相残杀，遍地饥饉，民众大流徙，疾疫到处横行，“流尸满河，白骨蔽野”^①，中原大地呈现一片悲惨景象。于是，轰轰烈烈的流民暴动和少数民族起事便陆续爆发了。

^① 《晋书·食货志》。

石勒满怀着对晋王朝的刻骨仇恨，不愿在水深火热中煎熬自己，时刻等待着时机施展自己的抱负。此时，原镇守邺城（今河北临漳西南）的晋皇太弟、成都王司马颖刚被掌握晋朝政的太宰、河间王司马颙废去帝位继承权。公师藩系司马颖的旧将，得悉此讯，心甚不平，遂自称将军，在河北揭竿而起，招兵买马，声言要为司马颖报怨。石勒听说公师藩募兵是为了反抗晋廷，认为这是一个出头的好机会，就带着“十八骑”于永兴二年（305年）七月随汲桑一起共数百骑往投公师藩，开始了他一生中的军事生涯。汲桑给他取名石勒。

石勒骁勇敢战，愿作前驱。公师藩即拜其为前队督，一连攻破阳平郡（治今河北大名东北）、汲郡（治今河南汲县西南），杀死太守李志、张延，转战至邺城。镇守邺城的都督是平昌公司马模，十分惊恐，急忙派遣部将赵骧率兵抵御，并向邻郡请求救援。广平太守丁邵，闻讯引兵来救。范阳王司马谧也命兖州刺史苟晞率部赶来。两路兵马到了邺城，与赵骧合军抗击。由于众寡悬殊，一经接战，公师藩等迅即败溃。素来胆豪力大的石勒，此时也只得随众引归。越年，公师藩兵败被杀。

永嘉元年（307年）三月，石勒和汲桑逃还茌平牧马场，再次招揽原部溃勇，募集绿林好汉和当地义民，汲桑自称大将军，以石勒为扫虏将军，任前

锋。用讨伐东海王司马越、东嬴公司马腾作号召，所向皆捷，转而进军邺城。此时镇守邺城的主将即司马腾，他得悉汲桑、石勒等来攻，急调顿丘太守冯嵩移守魏郡（郡治邺城）。五月，冯嵩出兵迎击，禁不住石勒等的凶猛打击，竟至大败。石勒为汲桑前锋，直趋邺城。司马腾素来吝啬，更因邺中府库空虚，格外刻薄，待遇军士，务从克扣，部下皆有怨言。直到石勒兵临城下，才不得已犒赐将士，促令死守。但每人也不过给米数升，帛数尺。将士大失所望，当然不愿尽力，一哄而散。司马腾支撑不住，轻骑出奔，为汲桑部将李丰刺中，跌落马下。李丰斩了司马腾，返报汲桑。此时石勒已攻入邺城，和汲桑一起放火烧了邺城宫殿，杀士民万余人，然后大掠而去。随后，又从延津（今河南汲县东）南渡黄河，准备攻打兖州（治廩丘，今山东鄆城西北）。

这个时候，晋惠帝已被人毒死，在洛阳继位的是司马炽，史称晋怀帝。而实际掌握着朝政大权的是东海王、太傅司马越。他从洛阳刚到许昌（今河南许昌东）就得知汲桑、石勒等南渡的消息，心中不免一怔，慌忙指令兖州刺史苟晞及将军王赞等前往讨伐。两支军队在平原（今山东平原西南）和阳平（今山东莘县）间遭遇。这个地方北有清河，南临黄河，是个长约数百里的临水狭长地带。石勒在此与晋军厮杀起来，大小30余战，虽然互有杀伤，

旗鼓相当，但在战略上却陷入被动。

七月，司马越从许昌率大军进至官渡（今河南中牟东北）声援苟晞。晞是个善于用兵的人，但见汲桑和石勒锐气未衰，连战不下，索性不与交锋，退守城垒。汲桑、石勒进退不得，只好不断挑战。但苟晞连日坐守，就是一兵不发。直到八月，苟晞获悉汲桑、石勒军粮已尽，部众斗志松懈，立即督军出击，大败汲桑、石勒于东武阳（今山东聊城西）。九月，又连破其营寨，毁其8垒，杀死汲桑、石勒的部众万余。桑与勒收拾残兵败卒准备北逃，途中又被晋冀州刺史丁绍所截击，死伤甚多。汲桑奔还茌平牧马场，不久被杀。

由于主帅公师藩、汲桑的平庸，缺乏作战经验，加之兵力弱小，因而二次起兵反晋终于失败。俗话说：大树底下好乘凉。几年来沉浮跌宕的战斗实践使石勒开始懂得：“兵马当有所属。”^①他认识到晋王朝虽已腐朽，但仍有一定的力量，要想在反晋中立得住脚，首先还得找一个较强的势力作为依附。而当时中原一带反晋力量最强大的，则莫过于永元元年（304年）建立起来的匈奴刘渊汉国。

① 《晋书·石勒载记》。

三、投靠刘渊

石勒西逃至并州乐平（今山西和顺西北），再从乐平还老家武乡。适逢胡部大（胡人称部长为部大）张弼督、冯莫突等聚众数千，占据上党（今山西黎城南）。石勒心中暗喜，立即前往求见。原来他要去投靠刘渊，想到孑然一身奔往，定被轻视，正愁没有一份见面礼。他知道张弼督毫无智略，徒靠着一身蛮力做了头目。所以一见了面，石勒就笑容可掬地对他恭维几句，以引起张弼督的欢心。经过一番交谈，两人已十分款洽。石勒随机引入说：“刘单于（指刘渊）举兵反晋，所向无敌，唯独部大拒绝跟从。如果能长久独树一帜，那是最好不过，但你细想一下，有此能力吗？”张弼督沉吟片刻后说：“这却不能。”石勒是个善于观颜察色的人，见此情景，知道对方的心已被打动，就紧接着说：“部大再想一下，既然不能独立，何不早附刘单于？倘若迟延不决，部属或受刘单于赏募，叛了部大，自往趋附，反而不妙。”张弼督仿若顿开茅塞，接连地说：“当如君言，当如君言。”当年十月，张弼督令部众守候上党，自己单骑跟随石勒前往拜谒刘

渊。渊此时正四处招贤纳叛以壮大灭晋力量，见石勒等来投，喜笑颜开，立即面封石勒为辅汉将军、平晋王，张匄督为亲汉王，冯莫突为都督部大。又使石勒至上党招引张匄督的部众，并归勒统领，作为亲军。

这时，在乐平还出没着一支由乌桓人张伏利度领导的2000人队伍。刘渊曾几次派人前去招引，都被拒绝。机智过人的石勒已经意识到立功的机会到了，立即向刘渊献计并得到他的准许，佯装因获罪于刘渊而出奔张伏利度。伏利度高兴得手舞足蹈，立刻与石勒结拜为兄弟，让他带领部众出外攻掠。由于石勒多谋善斗，屡屡取胜，众皆畏服。他又广施恩惠，买动众心。过了不久，已知部众心向于己，故在一次打劫获胜回营的路上先派人返报张伏利度。伏利度兴冲冲地急忙出帐迎接石勒，被勒握住两手，呼令部众将他缚住，然后对大家说：“今欲起大事，我与伏利度，那个配作主帅”？部众齐喊愿推石勒为主。勒转头笑对伏利度说：“众人愿奉我为主，但我尚难自主，只好前往跟随刘单于，试问你还有何依靠，能够抵挡得住刘单于呢！”这时伏利度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自己早已中了刘渊和石勒共同设计好的圈套，可是后悔已来不及。更何况自己还被人捆绑着，自己的确也不如石勒，部众又心向于他。想到这里，只得频频表示，愿从所教。石勒遂顺水推舟，亲为解缚，并向其表示歉意，使

张伏利度死心塌地随着石勒往附刘渊。

刘渊见石勒智勇双全，如此效忠于他，喜出望外，即加封他为督山东征讨诸军事，并将张伏利度的原部众也配属于他。这时已是33岁的石勒，如虎添翼，在刘汉王朝中，开始独自指挥一个地区（太行山以东）的军事行动了。

永嘉二年（308年）正月，汉王刘渊为了攻下洛阳，灭亡西晋，命诸将分两路出征。一路由抚军将军刘聪等10名将领南据太行山要隘，一路由辅汉将军石勒等10位将领东下赵、魏，重新回击冀、司州北部地区。石勒于二月在常山（今河北石家庄西北）被晋骠骑大将军、幽州刺史王浚所败，遂转兵南下。九月，与汉司隶校尉王弥合力攻克邺城，晋将和郁弃城而逃。晋东海王司马越以诏令使豫州刺史裴宪镇守白马（今河南滑县东）以抗击王弥，车骑将军王堪屯东燕城（今河南延津东北）抵御石勒，平北将军曹武屯大阳（即茅津渡）以备从蒲子（今山西隰县）南下的汉军。

十月，刘渊在蒲子称帝。十一月，石勒被授为持节、平东大将军。他和平北将军刘灵奉刘渊之命，率众3万进攻魏郡、汲郡、顿丘等境内坞堡，斩了魏郡太守王粹，百姓降附者50余垒，石勒对坞堡主①

① 小城叫坞。天下兵争，各地聚众修筑坞垒堡壁用于自卫。每一坞堡皆有主管，因未得朝廷之命，故自称为坞堡主。

各授予将军、都尉等官职，还从中挑选了5万名强壮男子充实自己的队伍。由于石勒开始注意管束队伍，不准乱加杀掠，百姓不受惊扰，因而对石勒颇怀好感。

永嘉三年（309年）四月，刘渊为了从北侧掩护太行山以东方面的作战，命安东大将军石勒进攻巨鹿（今河北柏乡东）、常山。石勒部攻势凶猛，迅即攻陷二郡，杀害守将。接着又对冀州（治信都，今河北冀县）展开攻击，攻下郡县坞堡百余个。石勒经过一段的苦心经营，多方募集，此时，他已拥有部众10余万。为了网罗人才为其所用，他还在一定范围实行胡汉合作政策，专门成立一个君子营，以吸收汉族上层衣冠人物，主要是一些失意士人参加谋划、咨询。其中用张宾为谋主，刁膺、张敬为肱股，夔安、孔萇为爪牙，支雄，呼延英、王阳、桃豹、逯明、吴豫等为将帅，建立起指挥机构，设立曹署。

张宾是赵郡中丘（今河北内丘西）人，从小就喜好博览群书，阔达有大志，常把自己比作汉朝的张良。到了石勒被刘渊封为辅汉将军、督山东征讨诸军事，与诸将进军山东时，张宾就对其亲友说：“我历观诸将，惟独胡将军（指石勒）可与共成大事。”于是他提着剑至石勒营门，大呼求见。石勒召其入内，略与问答，亦不觉有何高明之处。后来，

见张宾几次献策都获成功，才知道他才略不凡，因而用为亲信，任为军功曹，事必咨询于他，格外契合。

石勒正拟进掠郡县，忽然接到刘渊命令，使率部众为前锋，随楚王刘聪移攻上党郡的壶关（今山西黄碾南）。该城地处太行山西侧，是东入上党郡治所及穿越太行山的重要关隘。壶关于去年失守，对汉军东向攻取是一大障碍。因而汉主刘渊急于打开这一通道。晋并州刺史刘琨得报汉军来攻壶关，即派护军将军黄肃、韩述赶赴援救。石勒直趋壶关南而的封田扼其必经之路，截住黄肃，将其斩首。韩述至西涧（今山西长治西），与刘聪接战，也为聪所杀。石勒率兵回击，一举攻下壶关。接着，派部将率领骑兵前往并州山北诸郡县，收降山北胡人。

壶关战后，石勒再次东下。他与刘灵进攻常山郡，并分别派遣部将进击中山、博陵、高阳等县，得降者数百人。九月，晋幽州都督王浚得讯，派部将祁弘率鲜卑酋长段务勿尘等10余万骑来讨石勒。勒从常山退兵至飞龙山（今河北石家庄西南）前依险列营。祁弘驱众追蹶，行近山麓，望见石勒营寨，军阵严整，立刻停住，不敢冒失向前。他心生一计，使段务勿尘领着本部迂迴至飞龙山后，翻山而下，直压石勒营寨，自己率部众正而与勒接战。石勒令刘灵守营，其余部众分两道出击。双方酣战了二三个时辰，不分胜负。不防段务勿尘从后面杀

来，突破石勒营寨。刘灵眼见保不住营寨，只得边战边退，往会石勒。勒军见营垒已破，当然慌乱。石勒知立脚不住，即率众夺路逃奔。刘灵迟走了一步，被祁弘追及，从背后用槊刺中，立即倒毙。石勒部众死万余人。勒退屯黎阳（今河南浚县东北）。及闻王浚的幽州兵已经返回，他又指挥部众分兵四出，对未依附及背叛者展开攻势，攻陷30余坞堡，然后置守宰进行安抚。

当年十一月，石勒又北上进攻信都。冀州刺史王斌引兵出城抵御，才交战几个回合，即被刺身亡。晋车骑将军王堪、北中郎将兼豫州刺史裴宪奉诏联兵，合攻石勒。勒引兵还拒，道经黄牛垒，魏郡太守刘矩举城投降。石勒获得粮食、军械，并让刘矩统领其部众为中军左翼，兵势益加壮大。石勒至黎阳，裴宪本来胆小如鼠，又探得石勒军势甚盛，遂一人潜奔淮南，连所部兵马都来不及带走。王堪见势不妙，也退保仓垣（今河南开封市东北）。报捷的文书接连送至汉国京都平阳（今山西临汾西南），刘渊授石勒为镇东大将军。

永嘉四年（310年）正月，石勒从石桥渡过黄河，攻下白马，开始了攻取兖、豫、徐三州，向江淮推进的军事行动。然而河北冀州仍未扫平，石勒原来所取之地，大多得而复失，所以严重影响了他南下江淮的谋划。二月，石勒又向东袭击鄆城（今山

东鄆城北），杀害兖州刺史袁孚，再攻仓垣，杀王堪。还与征东大将军王弥连兵，再次北渡黄河攻下广宗、清河、平原、阳平等冀州所辖诸县，收降民众9万余口。七月，又溯黄河西进，与楚王刘聪、始安王刘曜会师攻河内郡（治野王，今河南沁阳），围攻晋河内太守裴整于怀（今沁阳境内）。裴整慌忙上表求援。征虏将军宋抽奉晋怀帝之命领兵往救，途中为石勒所截击，被斩。河内民众执裴整投降。黄河以北各地坞主慑于石勒声威，纷纷请降，从石勒处接受汉国的委任。石勒自从依附刘渊之后，如鱼得水，主要驰骋于太行山以东、黄河以北地区。他用兵作战，善于因机制变，进退灵活，因而能免遭重大损失，在流动作战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。